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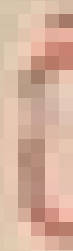
讀通鑑論

第七冊



清江雜錄

卷之三



王夫之著

讀通鑑論

第七冊

中華書

讀通鑑論卷二十

唐高祖

一

易曰：「湯武革命，應乎天而順乎人。」聖人知天而盡人之理，詩、書所載，有不可得而詳者，千世而下，亦无从而知其深矣。乃自後世觀之，承天之祐，受人之歸，一六宇而定數百年之基者，必有適當其可之几，蓋亦可以知天，可以知人焉。得天之時則不逆，應人以其時則志定，時者，聖人之所不能違也。唐之取天下，迟回以起，

若不足以爭天下之先，而天時人事適与之應以底于成，高祖意念之深，誠不可及也。

天之理不易知矣，人之心不易信矣，而失之者恆以躁。楊廣之播虐甚矣，而唐為其世臣，受爵祿于其廷，非若湯之嗣契、周之嗣稷，建國于唐、虞之世，元德顯功，自有社稷，而非純乎為夏、商之臣也。則隋虽不道，唐未可執言以相詰。天有綱，則理不可踰，人可有辭，則心不易服也。故楊廣恚高祖而屢欲杀之，高祖处至危之地，視天下之分崩，有可乘之机，以远禍而徼福，然且斂意卑伏而不遽起，天下怨隋之虐，王薄一呼，而翟詡、孟海

公竇建德、李密、林士弘、徐圓朗、蕭銑、張金称、刘元进、管崇、薛举、刘武周、梁师都、朱粲羣起以亡隋，唐且安于臣服，为之守太原，禦突厥而弗动。至于楊广棄兩都以流蕩于江都，李密已入雒鄆，环海无尺寸之寧土，于斯时也，白骨邱积于郊原，孤寡流离于林谷，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独夫而在羣盜矣。唐之为余民爭生死以規取天下者，夺之于羣盜，非夺之于隋也。隋已亡于羣盜，唐自关中而外，皆取隋已失之宇也。然而高祖犹愼之又愼，迟回而不迫起，故秦王之阴結豪杰，高祖不知也，非不知也，王勇于有为，而高祖坚忍自持，姑且听之而以靜

鎮之也。不貪天方動之几，不乘人妄動之氣，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。故高祖以五月起，十一月而入長安，立代王侑，其明年二月，而宇文化及遂弒楊廣于江都。廣已弒，代王不足以興，越王侗見逼于王世充，旦夕待弒，隋已无君，關東无尺寸之土為隋所有，于是高祖名正義順，蕩夷羣雄，以拯百姓于凶危，而人得主以寧，其父子則其視楊玄感、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，順逆之分，相去县絕矣。

故解楊廣之虐政者，羣盜也，而益之深熱；救羣盜之殺掠者，唐也，而予以宴安。惟唐俟之俟之，至于時至

事起而猶若不得已而應，則叛主之名可辭，而聞江都之弑，涕泗交流，保全代王，录用隋氏宗支，君子亦信其非欺。人謂唐之有天下也，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，不知高祖慎重之心，持之固，養之深，為能順天之理，契人之情，放道以行，有以折羣雄之躁妄，綏民志于來蘇，故能折箠以御梟尤，而系國于苞桑之固，非秦王之所可及也。

嗚呼！天子之尊，非可志為擬也；四海之大，非可氣為壓也。相時之所疾苦，審己之非橫逆，然後可徐起以與天下休息，即毒眾臨戎，而神人罔為怨恫，降李密，禽

世充，斬建德，俘蕭銑，皆義所可爲，仁所必勝也。天下不歸唐，而尚誰歸哉？愼于舉事，而所爭者羣盜也，非隋也；非惡已燬而將熄之楊廣也，毒方興而不戢之偽主也。有唐三百載之祚，高祖一念之愼爲之，則湯武必行法以俟命，其靜審天人之几者，亦可髣髴遇之矣。

二

李密以殺翟詵故，諸將危疑，一敗于邙山，而酈元貞、單雄信亟叛之。密欲守太行，阻大河以圖進取，而諸將不從。及相帥以降唐，則欣然與俱，而密遂以亡。項羽殺宋義，更始殺伯升，皆終于敗，其轍一也。然則令項羽

杀汉王于鴻門，犯天下之忌，愈不能以久延，而昧者犹称范增为奇計，鄙夫之陋，恶足以知成敗之大綱哉？

夫馭物而能釋其疑忌者，虽未能昭大信于天下，而必信之于己。信于己者，謂之有恆，有恆者，历乎胜敗而不乱。己有以自立，則无惧于物，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。李密者，乘人以鬪其捷，而无能自固者也。密，隋之世臣也，无大怨于隋，而己抑无可恃之势，无故而畜乱志以干楊玄感，玄感敗，亡命而依翟詡，隋有恨于密，密固无恨于隋，而檄数其君之罪，斥之如仆隶，且既已欲殪商辛，执子嬰矣，則与隋不两立，而君臣之义永絕。乃宇

文化及弒立，而趨黎陽以逼之于河上，密惧雒陽之議其後，又幸蓋琮之招己，奉表降隋，以緩須臾之困，而受太尉尚書令之命。夫煬帝，密之所欲殪之于牧野者也，而責化及曰「世受隋恩，反行弒逆」；越王侗，密之所欲執之于咸陽者也，而北面稱臣，受其爵命，則諸將視之如犬豕，而知其不足有為，尚誰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？其降隋也，非元文都之愚，未有信之者也；其降唐也，唐固不信其果降也。反而自問，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慚，忿起忿滅，而莫知所據，匹夫无志，為三軍之帥而可奪，其何以自立乎？易曰：「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」咎可

补也，凶可贞也，人皆可承以羞，而死亡不可逸矣。故諸將之亟于背密而乐于归唐也，羞其所为而莫之与也。密死而不能掩其羞，岂有他哉？无恆而已矣。

三

制天下有权，权者，輕重适如其分之准也，非詭重为輕，詭輕为重，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。重也，而予之以重，适如其数；輕也，而予之以輕，适如其数；持其平而不忧其忒，权之所审，物莫能越也。

李密棄土釋兵，拥二万人以降唐，密之乱天下也，有必誅之罪，而解甲以降，杀之則已重矣。北有建德，东

有世充，密獨間关來歸，為天下倡，當重獎之以勸天下者也。而本為隋之亂臣，天下之殘賊，厚待之，則又已重矣。密之狙詐樂禍而驕，虽降唐而无固志，緩之須臾，則跳梁終逞，宜乎厚防以制其姦，不可遽抑而激之怨，而众叛援孤，力穷智屈，疑之重則又本輕，視為輕而又若重，审其所适然之數者，权也。高祖授之以光祿卿，一閒冗之文吏，而司進食之褻事，使執臣节于殿陛，一若不知其狡黠凶很者然，此之謂能持权以制天下者也。非故揚之，非故抑之，适如其稽顙歸命之情形，而澹然待之，若進若退之間。嗚呼！此大有為者之所以不可及也。

于是而密无可怙之恩，抑无可訟言之怨，詐无所讎，惡无所施，不得已而孤騎叛逃，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。使其志悛而終順與？則飽之以祿，安之以位，一如孟昶、劉繼元之在宋，而不至如黥布、彭越之菹醢以傷恩也；密之不然，自趨于死，而抑无怨矣。于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，无很也；至詐者，无詐也；量各有所止，机各有所息，以固然者待之而适如其分，則于道不失而險阻自消。天下定于一心之平，道本易也，而非大有為者，不足以与于斯。

四

徐世勣始終一狡賊而已矣。其自言曰「少爲亡賴賊」，習一定而不可移者也。夫爲盜賊而能雄長于其類者，抑必有似信似義者焉。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。相取以氣，相感以私，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。如螢之光，非自外生，而當宵則耀，當昼則隱。故以其似信似義者，予之以義之能執，信之能篤，而重任之，則一无足据，而适以長亂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，适如其量而止，過此則顛越而不可致詰。其似信似義者亦非偽也，愈真而愈不足任也。

世勣受李密之命守黎陽，魏徵安集山東，勸之降唐，而世勣籍戶口士馬之數，启密使獻之，已不特修降表，高祖稱之曰：「不背德，不邀功，眞純臣也。」遂寵任之，以授之于太宗，而終受託孤之命。世勣之于此，亦豈尽出于伪以欺高祖而邀其寵遇乎？其所見及是，其所守在是，盖嘗聞有信义而服膺焉，以为是可以卓然自命为豪杰也，故以坦然行之，而果为高祖之所矜奖。若其天性之殘忍，仅与盜賊相孚，而智困于擇君，心迷于循理，可以称英君之任使，不可以折闇主之非僻，則祇以錚錚于羣盜之中，而遽許之以純臣，高祖、太宗知人之

鑑，穷于此矣。夫不見其降于竇建德，质其父而使为将，遂棄父而欲襲曹旦以归唐乎？故其为信义也，盜賊之信义也，察于利以动，任于气以逞，戕性賊恩，亦一往而不恤，遽信其为純臣而任以安定国家之大，鮮不覆矣。曾子曰：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君子人也。」惟君子而後可以履信而守义，非小人之所能与，殆魚跃之不可出沼，鳥步之不可越域也矣。

五

拔魏徵于李密，脫杜淹、苏世长、陆德明于王世充，簡岑文本于蕭銑，凡唐初直諫多聞之士，皆自僭伪中